

散

文

集

打开的疼痛

江少宾 / 著

21

世纪文学之星丛书

2008年卷

江少宾

作家出版社

散
文
集

打开的疼痛

江少宾 /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打开的疼痛/江少宾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9. 4
(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. 2008 年卷)
ISBN 978 - 7 - 5063 - 4716 - 7

I. 打… II. 江… III. 散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57100 号

打开的疼痛

作 者: 江少宾

责任编辑: 雷 容

特约编辑: 朱晓岭

封面设计: 张守义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a.net.cn>

印刷: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成品尺寸: 142 × 210

字数: 182 千

印张: 8

插页: 4

版次: 2009 年 4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716 - 7

定价: 22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顾 问

王 蒙 王巨才 袁 鹰 谢永旺

编审委员会

主 任 张 锲 崔道怡

副主任 高洪波 张守仁

委 员 (按姓氏笔画排序)

叶 梅 叶延滨 朱向前 吴秉杰 张 锲

张守仁 张 陵 杨志广 李敬泽 胡 平

高洪波 秦 晋 秦万里 崔道怡 雷 达

出版委员会

主 任 张胜友

副主任 侯秀芬 李小慧

委 员 侯秀芬 李小慧 王 元 朱晓岭

作者简介

江少宾,男,1972年生于安徽省枞阳县。

2002年开始业余文学创作,迄今已在《人民文学》、《天涯》、《北京文学》、《散文》、《青年文学》、《山花》、《美文》等数十种文学期刊发表散文、小说五十余万字,有作品入选《小说选刊》、《散文·海外版》、《布老虎散文》以及多种年度选本等。2007年获“茅台杯·人民文学奖”。

现居安徽合肥,供职媒体。

总序

袁鹰

中国现代文学发轫于本世纪初叶,同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共命运,在内忧外患,雷电风霜,刀兵血火中写下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崭新篇章。现代文学继承了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民族悠长丰厚的文学遗产,顺乎20世纪的历史潮流和时代需要,以全新的生命,全新的内涵和全新的文体(无论是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剧本以至评论)建立起全新的文学。将近一百年来,经由几代作家挥洒心血,胼手胝足,前赴后继,披荆斩棘,以艰难的实践辛勤浇灌、耕耘、开拓、奉献,文学的万里苍穹中繁星熠熠,云蒸霞蔚,名家辈出,佳作如潮,构成前所未有的世纪辉煌,并且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。80年代以来,以改革开放为主要标志的历史新时期,推动文学又一次春潮涵

涌,骏马奔腾。一大批中青年作家以自己色彩斑斓的新作,为20世纪的中国文学画廊最后增添了浓笔重彩的画卷。当此即将告别本世纪跨入新世纪之时,回首百年,不免五味杂陈,万感交集,却也从内心涌起一阵阵欣喜和自豪。我们的文学事业在历经风雨坎坷之后,终于进入呈露无限生机、无穷希望的天地,尽管它的前途未必全是铺满鲜花的康庄大道。

绿茵茵的新苗破土而出,带着满身朝露的新人崭露头角,自然是我们希冀而且高兴的景象。然而,我们也看到,由于种种未曾预料、而且主要并非来自作者本身的因由,还有为数不少的年轻作者不一定都有顺利地脱颖而出的机缘。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,乃是为出书艰难所阻滞。出版渠道不顺,文化市场不善,使他们失去许多机遇。尽管他们发表过引人注目的作品,有的还获了奖,显示了自己的文学才能和创作潜力,却仍然无缘出第一本书。也许这是市场经济发展和体制转换期中不可避免的暂时缺陷,却也不能不对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产生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,因而也不能不使许多关怀文学的有志之士为之扼腕叹息,焦虑不安。固然,出第一本书时间的迟早,对一位青年作家的成长不会也不应该成为关键的或决定性的一步,大器晚成的现象也屡见不鲜,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及早地跨过这一步呢?

于是,遂有这套“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”的设想和举措。

中华文学基金会有志于发展文学事业、为青年作者服务,已有多时。如今幸有热心人士赞助,得以圆了这个梦。瞻望21世纪,漫漫长途,上下求索,路还得一步一步地走。“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”,也许可以看作是文学上的“希望工程”。但它与教育方面的“希望工程”有所不同,它不是扶贫济困,也并非照顾“老少边穷”地区,而是着眼于为取得优异成绩的青年文学作者搭桥铺路,有助于他们顺利前行,在未来的岁月中写出更多的好作品,

我们想起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期间,鲁迅先生先后编印《未名丛刊》和“奴隶丛书”,扶携一些青年小说家和翻译家登上文坛;巴金先生主持的《文学丛刊》,更是不间断地连续出了一百余本,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当时青年作家的处女作,而他们在其后数十年中都成为文学大军中的中坚人物;茅盾、叶圣陶等先生,都曾为青年作者的出现和成长花费心血,不遗余力。前辈们关怀培育文坛新人为促进现代文学的繁荣所作出的业绩,是永远不能抹煞的。当年得到过他们雨露恩泽的后辈作家,直到鬓发苍苍,还深深铭记着难忘的隆情厚谊。六十年后,我们今天依然以他们为光辉的楷模,努力遵循他们的脚印往前走。

开始为丛书定名的时候,我们再三斟酌过。我们明确地认识到这项文学事业的“希望工程”是属于未来世纪的。它也许还显稚嫩,却是前程无限。但是不是称之为“文学之星”,且是“21世纪文学之星”?不免有些踌躇。近些年来,明星太多太滥,影星、歌星、舞星、球星、棋星……无一不可称星。星光闪烁,五彩缤纷,变幻莫测,目不暇接。星空中自然不乏真星,任凭风翻云卷,光芒依旧;但也有为时不久,便黯然失色,一闪即逝,或许原本就不是星,硬是被捧起来、炒出来的。在人们心目中,明星渐渐跌价,以至成为嘲讽调侃的对象。我们这项严肃认真的事业是否还要挤进繁杂的星空去占一席之地?或者,这一批青年作家,他们真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星吗?

当我们陆续读完一大批由各地作协及其他方面推荐的新人作品,反复阅读、酝酿、评议、争论,最后从中慎重遴选出丛书入选作品之后,忐忑的心终于为欣喜慰藉之情所取代,油然浮起轻快愉悦之感。“他们真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星吗?”能的!我们可以肯定地、并不夸张地回答:这些作者,尽管有的目前还处在走向成熟的阶段,但他们完全可以接受文学之星的称号而无愧色。他们有的来自市井,有的来自乡村,有的来自边陲山野,有的来自

城市底层。他们的笔下,荡漾着多姿多彩、云谲波诡的现实浪潮,涌动着新时期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,也流淌着作者自己的心灵悸动、幻梦、烦恼和憧憬。他们都不曾出过书,但是他们的生活底蕴、文学才华和写作功力,可以媲美当年“奴隶丛书”的年轻小说家和《文学丛刊》的不少青年作者,更未必在当今某些已经出书成名甚至出了不止一本两本的作者以下。

是的,他们是文学之星。这一批青年作家,同当代不少杰出的青年作家一样,都可能成为21世纪文学的启明星,升起在世纪之初。启明星,也就是金星,黎明之前在东方天空出现时,人们称它为启明星,黄昏时候在西方天空出现时,人们称它为长庚星。两者都是好名字。世人对遥远的天体赋予美好的传说,寄托绮思遐想,但对现实中的星,却是完全可以预期洞见的。本书将一年一套地出下去,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之后,一批又一批、一代又一代作家如长江潮涌,奔流不息。其中出现赶上并且超过前人的文学巨星,不也是必然的吗?

岁月悠悠,银河灿灿。仰望星空,心绪难平!

1994年初秋

序

乡村情感

叶梅

或许，在我们的视野里，乡村从来就是田园牧歌式的情景，甚至当人们在工业化气息所笼罩的城市久居而憋闷之时，常常想到的就是逃离城市，去到乡村。荷塘月色，田埂香草，还有炊烟下的黄昏，小河边的村姑……是让古今文人墨客着迷的经典话题。然而，在年轻的散文家江少宾笔下，显然有着别样的情景，在我们所惯常感受到的乡村的辛勤与慵懒、优美与偏僻等等之外，更有着一种深切的痛楚。正如这本散文集的书名《打开的疼痛》一样，他将乡村展示开来，却是一种从心里展开的疼痛，让我们皱紧眉头，也随之疼在了心上。

从小长大，江少宾是在他的故乡——一个安徽的小乡村牌楼度过的。村子最初唯一

的子民是他的曾祖父,从婺源(旧隶古徽州,现属江西)迁徙而来,小村背倚巢山胸怀白荡湖,同无数个村庄一样,在中国古老的土地上,乡亲们结庐而居,生儿育女,互为婚嫁。没有人统计过,小村牌楼孕育过多少人口,有多少人长眠于小村背后的巢山,又有多少人客死异乡。所有这些,都泯灭于时间的深处,像从来就没发生过一样。

乡人,也就是江少宾的一个个亲人,在他的身边生与死,熏染着小小少年的心灵。在他生命最初的记忆里,是妹妹的出生。母亲的呻吟像一把锯子,在那个雨天的清晨间歇性地切割,让幼小的他在一条新生命即将诞生之际却感到了死亡的恐惧。乡村生命的来临没有任何庄重的仪式,生儿育女,只是一场黑灯瞎火里平常的性事,说来就来,乐此不疲。乡村妇女的生育,更多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与生命本身隐秘的联系。而接生的女人或男人,像唤畜生一般吆喝着,或拿着把生锈的剪刀,一面骂骂咧咧,等着剪断脐带了事。在那个偏僻的乡村,每年都会有几个临盆的妇女,在生育的过程中死去,直到停止呼吸,鲜血还在触目惊心地上奔涌。

而同时,那些暗夜里传来的暧昧声响,男人粗重的喘息和女人母兽一般的呻吟,让少年惶惑心悸,揣摩到生命的来临除了欢愉,还有一代代流水一般的延续,夹杂着汗淋淋的疲惫和无奈。生与死的对立和相互依赖在乡村是如此鲜明,又如此自然。虽然“乌鸦的鼓噪过后,往往真的就会死人……娘后来甚至积累了丰富的经验,能从乌鸦的叫声里听出一些更为隐秘的东西,比如死者的年纪,比如死者的大致方位,这时候的娘总是一脸的伤感,她静静地坐在门槛上,仿佛看到了时光后面的东西”。(《倦鸟》)

乡人们的离去,灵柩大多极其简陋,一口逼仄的棺木,就将熟悉的亲人送到了另一个世界。外婆在他大二那年暑假里去世,静静地躺在猩红的灵床,脸上布满了至少五百道皱折,像是块风干了的树皮。还有在他的心窝里渐渐凉去的祖父;半夜起来小

便，一个跟跑之后就撒手人寰的三娘；只比他大六岁，用大半瓶农药结束自己生命的三坡堂兄；还有五叔、外公、三伯……生息息，在乡村，原本就是这样寻常。如同庄稼，一茬茬的，发芽成熟收获枯干以至消失，又如同风和水，来无影去无踪。因此一个人的黑暗，原来也并不那么可怕；一个生命成长的旅途，原来也并不那么荒凉。

生存的痛楚，对一个曾在荒凉的旅途中跋涉的少年而言，也是同样的彻骨。这不仅是他自己从小就像一个包裹似的被传递，体味到人生的细微悲凉，更有对乡亲的若干痛惜。如没有名字的哑巴，在昏黄的光线里，她的眼睛会有闪烁的光亮，会有羞涩而让人生出大把惋惜和痛心的微笑，然而却在人们集体无意识的冷落之下，像水消失于水，在这世上没留下任何痕迹，只有在作家的梦里，给了哑巴死的权利。还有仿佛风消失于风的天然不省人事的孺子三娃；随风雨而去的漂亮二嫂的青春和爱情；被尘埃吞噬的一表人才的朋友的友谊；曾救过他的命却变得十分陌生的红海……一道道不同色彩的生存痕迹，带给他无法抹去的忧伤。

江少宾沿着乡村小道走进了城市，他努力地学说普通话，内心深处怀着强烈的自卑与自尊。从土话到普通话，显示了一个乡村少年的脱胎换骨：“一个孩子一旦接触到普通话，普通话就成了他的方向，而土话则成了他的敌人。一种话语所代表的文明以及文明背后的力量，从来都无与伦比，一直都居高临下。也正是这些共同构成了土话的天敌，构成了城市对农村和农民的威慑、歧视和阻拦。”《我的幸福是一种罪过》。虽然他在一点点地远离田地、稼禾、老屋与村庄，但城市化不能阻止他对乡村的频频回首，时常忍不住去亲近农舍亲近土地。回想乡村丝丝缕缕的温情，那里有虽然破烂但总给人们希望的小小邮筒，有老旧但家常

的茶馆,有少年痴迷的电影院,还有情窦初开的杨柳岸,但在回首中感受更多的还是母亲一般的乡村的伤痛迷茫。

这种痛苦其实来源于整个中国由农业化向工业化、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的痉挛,在一阵阵不能自已的浪潮中,我们身边的许多事物都逐渐面目全非,进入城市的江少宾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注意到这些:在乡村,那些勤劳而质朴的乡亲似乎都失踪了,老黄牛似的品质,好像也不见了。对于一没有专业技术二没有文凭的农民工来说,最合适他们的工作,只能是风餐露宿的建筑工地,在这里他们失去了姓名而只有1、2、3、4……即使有文化的乡村人进入城市,也犹如进入了一个空洞,被不动声色的灰尘、嘈杂的市井或尖叫的钢铁所包裹,人与人的隔膜使得两米之外即是谜。

在江少宾的笔下,乡村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悄悄地变化着,有些让人始料不及,也有些让人啼笑皆非,在伤痛的同时蕴含着希望。王七尴尬的世界杯,二爷叔侄对土地的争夺,走在土地上衣着光鲜的返乡者,会算账的年轻人,知道没了“三提五统”之后的种田划算,茅屋里的孤寡老人相守的半导体……为我们揭开了一幅幅不尽相同但又都闪现着爱和暖意的乡村画面。

作为一个职业记者,江少宾信守一定的职业原则,作为一个作家,他更多地探知人的情感及内心世界。正如他自己所言:与农民兄弟相比,有一些所谓苦痛,显得无耻和矫情。他所要告知人们的是,在中国乡村,那样一个广大的人群真实的生活状态。用其富有张力的叙述,展示了时代变迁中的芸芸众生及深度情感,具有原生态的描写体现了作家对生活的感悟及写作天赋。那些真实独特的细节带给读者的惊诧,虽然有着切肤的疼痛、无奈和悲凉,但潜藏的美妙和爱意又同时耐人寻味,让我们再一次相信真正从生活出发,从心灵出发的力量,从这一面镜子里探知了我们身处的时代和潜藏着的人性奥秘。

目 录

总序：	袁 鹰	1
序：乡村情感	叶 梅	1

荒凉的旅途	1
打开的疼痛	8
倦 鸟	15
烟 花	18
消 失	25
说出你的忧伤	38
怀念李忆	45
晚 色	51
我的幸福是一种罪过	60
回首就是遗迹	70
在温暖的走廊里相互对抗	79

乡村的肾,母亲的肾	87
破罡街	95
水波一样散去	107
冰冷的火焰	115
听 见	118
时间段落	121
临泉路上的日常生活	132
光阴在破碎中发出声响	137
两米之外是个谜	142
大地城池	147
看得见的光阴	154
几 何	162
工厂生活	169
尖叫的钢铁	181
地 母	187
征 婚	194
王七的世界杯	202
跳楼事件	210
一个老人的半导体	214
民间守望者	219
他 乡	223
血迹或伤疤	229

荒凉的旅途

多年之后，他还能看见那个在山坡上奔跑的小男孩。落山风加速了他的慌乱，加速了他奔流的泪水。那个邻家的小女孩被他远远地抛在了身后，风，掀起了她米黄色的小花裙，在他看来，一点都不美。

而仅仅是在两分钟之前，他一直以为，她，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小女孩。

一切都因为，他真切地看见了她，那梅花一样小小的、那梅花一样脆弱的花蕊。

他还不知道，就是那朵小小的花蕊，埋藏着无数的奥秘，埋藏着巫性的毁灭与大美。他是那么小，矮矮的个子，羸弱的身板，他就是掂起脚尖，也看不见成人的世界。

他不知道自己何以会那么慌乱，也不知道自己何以会流下失望的泪水。确实是失望，那朵小小的花蕊竟散发着泥土的腥气，也有着泥土般幽暗的光泽。他躺在自己的小床上，难以入眠。天，空前地昏暗，瓦上滚落的风声，妄图把隔壁的声音加以

阻隔。但，他还是真切地听清楚了，那不堪重压的床板，那粗重的喘息，那母兽一样低哑的呼喊。隔壁，住着他的小舅舅，还有他的小舅妈。从小，他就像是一件可以托运的包裹，寄居在了外婆家。

外婆已经很老了。确实是很老了。你看看你妈，老得都没了个人样！记忆里，小舅妈每次和小舅舅吵架，大多是因为外婆，而每一次吵架，小舅妈都会说出类似的话。他于是就记住了，人老了，就没了个人样。

他那时在外婆家上小学，离家总有七八里路，他小小的步履就丈量在小学和外婆家之间。有一次放学，他偷偷地跑回了家，结果惹来父亲的一顿暴打。他不知道父亲为什么要打他，更不知道，母亲为什么只在一旁落泪，而不对父亲的拳头加以阻拦。那一回，母亲给他蒸了一碗鸡蛋，吃完了鸡蛋，他又像包裹一样，被母亲送到了外婆家。那一路，他一直听见母亲在声嘶力竭地哭，在低声地骂，也正是那一路，他感到自己的心慢慢地变成了石头，风，吹不动；雨，浇不烂。

他在半路遇上了自己的外婆。外婆把他搂在了怀里，显然是急坏了。母亲和外婆站在黑地里，说了许多话，但他只听见外婆的唏嘘，后来是漫骂。外婆那么恶毒地骂着自己的母亲，这让他感到有些隐隐的不安。他不知道母亲究竟做错了什么，需要外婆那么恶毒地咒骂；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，父亲那么不喜欢他。那一晚，他再次听见小舅舅和小舅妈制造的声响，天黑得那么早，声音响得那么早，让他的心，哆嗦着发慌。

童年的那朵花蕊一直盛开在他懵懂的心上。那个小女孩，后来进了另一所学校，每周回家一趟。她还是那么喜欢穿米黄色的小花裙，每次站在自己的小窗口，他都能望到她。她的个子似乎见风就长，每一次看见，他都觉得她又长高了，又长好看了，像她头发上的蝴蝶，那么邈远，那么高不可攀。